

亦
有
生
齋
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九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跋

宋忠烈鄉試卷書後

右長洲宋忠烈公崇禎三年鄉試卷也公中是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十一年冬

大清兵破居庸關南下巡撫顏繼祖移鎮德州太監高起潛駐臨清濟寧間爲聲援濟南告急公方出巡章邱聞變馳至見兵力單弱屢疏求援并條上方略皆寢不報及

大清兵圍濟南相拒七晝夜城陷猶手持白楮格鬪力屈而死時十二年正月二日也其地在城西南門譙樓下公子德

寬往求父尸樓已燬尸多且腐不可辨僅獲公所遺令節鏃
及巡按御史印遂奉衣冠招魂以斂巡撫奏公死事顛末有
旨覆勘而起潛既不撥濟南又失德藩懼被誅欲誘罪於公
朝之僉人嘗爲公彈劾者遂誣公不死尙書徐石麒等共白
其誣議久不決迨宏光南渡始贈太常卿公旣得卹公子文
恪公德宜爲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大學士子孫奕世鼎盛乾
隆中

上褒勝國殉節諸臣又得謚忠烈咸謂公被誣深故食報遠
也公五世孫鎔官京師獲此卷歸其從兄鏞嘗遇水火劫掠
竟無恙夫有明三百年其登甲乙科者衆矣所謂千佛名經
轉眼銷滅不知凡幾獨公之文長爾天地歷今一百七十年

人以爭先得睹爲快此其故何哉懷玉未得見公奏議然如
五策中所云核名實專委任天下之財殫而憂民者更甚於
憂邊又云下既有以自輕上遂以臣之自輕者并輕自重之
臣果使公卿士大夫盡洗其積習事事從君國起念安見一
心一德之難追又云名爲備邊實挾邊爲市所苦者有時愈
而精氣已大傷皆切中時弊惜明之君臣未能采其言而憬
然思也是科主試爲姜新建梅首爲楊維斗忠義之氣萃於
一時尤足爲科名增重云

跋徐無念遺視詩後

華亭徐無念先生當明鼎革闔門殉義后一百卅年乾隆乙
未春族人得遺研於所居廢圃左有無念二字小印右有闔

公銘辭曰芝英玉埋上應奎壁文字之祥乃獲斯石凡十六字聞公者於先生爲族兄弟乙酉以後由閩入粵卒於韶州亦以志節自負者也是年冬

上錄勝國死事諸臣褒卹有差先生得列祀典一時以爲硯出若有先兆爭賦詩詞紀之嗟乎先生明一諸生亦非有死之責也

聖朝褒卹之恩曠世而一造也使援傷勇之戒知天命攸歸出其生平蘊抱以佐

興朝致顯列如古史冊所載人亦孰得而訾之而適甘心併命以竅不可必之數然後知可以不死者其位而不忍不死者其心也心之所激過其行而弗辭泯其名而弗恤區區物

之彰晦蓋有發不發爾余廢業再期不事謳詠然又好稱名節之事乃推本先生之志書之以媿爲人臣之有其位而亡其心者無念名念祖闔公名孚遠世系詳兩節十五世從孫大容記中今視主也

王覺斯手書詩卷跋

孟津工書畫兼善八分其眞行尤深入南宮之室近代學米者無以過也此崇禎庚午錄己巳詩皆閒居寄興之作按庚午爲崇禎三年孟津中天啓二年壬戌進士入翰林蓋九載故猶用太史氏小印是歲我

大清兵攻破畿輔諸州郡流賊王嘉允陷府谷神一元等勾套部入共圍靖邊陷柳樹澗等城唯洪承疇杜文煥大破張

獻忠等於清澗差強人意然館閣之地固晏然有安享太平之樂也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余藏此卷頗久季由姪生平酷愛孟津書因舉以贈季由其什襲之勿飲人甌面酒也

跋王文簡詩帖

嘉慶丁卯同年伊君墨卿守揚州得王文簡詩冊手跡余爲題絕句一首今十年矣壬申夏余赴秦中卽嬰末疾荏苒五載仍爲半人墨卿以康彊無恙之身攜其子念曾來遊邗江忽於乙亥九月歿於旅舍其喪倉卒回闕病軀不及往弔僅以詩寄挽每一根觸輒深感悼丙子十月念曾過常州持前冊索題且知揚人奉君粟主於三賢祠改稱四賢與文簡同

享禋祀朱邑桐鄉魂魄固有餘戀耶是故人已俎豆千秋念
曾又登癸酉拔萃科以文學世濟其美則向所謂悼者又將
轉以爲慰也手僵目眩泚筆重題上距文簡寫詩時亦值丙
子恰百二十年矣

書西河竹垞尺牘合卷後

康熙己未以鴻詞科顯於湖東西者推蕭山秀水爲首此卷
乃毛朱兩先生手跡烏程鄭元慶芷畦合裝而藏之者也無
論毛朱名高一代卽跋中匠門俠君鹿原諸人筆墨亦復可
珍頃過烏程彭毓圃明府出以見示竝索題識語詳諸跋予
又何庸更贊一辭所不能已於言者湖州府志脩於乾隆戊
寅今垂六十年未之續舉止畦所撰一百二十卷竹垞謂其

周見洽聞極口稱道自必不同凡手雖當時殺青未果鄭氏
後人亦已散失而藏書之家尙宣傳有完本明府能購而付
之剞劂或與同志分雕俾得壽世則其功不在重脩郡志下
非僅添插架之儲已也

憚南田發願文跋

右南田發願文冊尾署辛丑夏四月弟子憚格立願辛丑爲
順治十八年時南田年尙少未以字行書體謹嚴無一懈筆
南田生具夙慧承遜庵家法故能早入佛海其措語深至令
讀者瞿然自惕今爲竹坪居士藏弄竹坪書畫向以南田爲
宗可云得所唯余業識闇淺障緣深重自嬰末疾忽已六載
雖延餘生了乏生趣旣少解脫之法又無精進之心三復斯

文彌增悲悔唯有默仗慈悲或可早離苦惱而桑榆景迫未
知能遂此否也附識數語涕與汗并

憚南田手錄陽宅祕鈔跋

右南田先生手錄陽宅祕鈔計十四番雖隨手出之略不經
意而無俗塵擾其筆端可珍也三元八宅九宮之說近世士
大夫類能言之而八宅又分新舊各執其見以爲是究亦未
知孰勝也南田穎悟好學翰墨之外莫不究心卽此一編亦
徵游藝之廣余不解風水而書之佳否則能審之竹坪旣愛
南田書又生長天都於陰陽吉凶亦必講之有素此冊歸之
可謂得所也已

五世手跡跋

先兵部公當國變後隱於嚴君平之術族難既平唯以課徒爲事無錫高先生世泰書江南老教書五字榜其室人皆稱江南老教書觀所與友人札諄諄言爲師之難可以知其不負人之子弟宜乎爲趙氏發祥之祖而世食科名之報也自公以上筆墨竟不可得茲集先世遺翰以公爲始自高祖以下繼之而大半得於吾家豹三先生先生表章前人有功趙氏不淺故附存一紙於兵部公之後識其所自來焉

恭毅公手跡其三十二通一爲初任浙江布政時告城隍誓文一戒子弟生日受慶文後署壬申六月文中三十指編修侍讀言餘二十八書皆與編修君未二書與中書君者第十九書與第廿四書字句皆覆則前贗而後真也大抵矢當官

之廉慎念生我之劬勞上自

朝廷下迨門內無一言不可以告人而於手足之情至老弗替尤見當日怡怡景象也諸書得自豹三翁翁爲編修仲子故多公與編修之書唯中書有二書侍讀君爲家督反無之則有故焉蓋侍讀奉

命赴軍前公尙官京師所有載籍筆墨等物俱畱邸寓付一僕守之既而公薨於位有

旨令侍讀奔喪無暇再檢歸卽謝世物爲此人乾沒不可復考故所遺家言絕少公雖不以書名而骨幹堅蒼時得顏柳筆意書如其人非特文爲然也子孫其世保之

侍讀公始爲貴介公子未捷南宮卽入南齋旋登上第人

皆嘖嘖羨不知久困諸生屢擯不過己卯舉京兆後猶隨恭毅公撫楚佐治官書備極勞勩又十年己丑始成進士年四十七海盜陳侍讀邦直謂懷玉曰吾時在京師見公鬚鬢已自在南齋筆墨之事隻身爲之不以誘人甲午遷侍讀丁酉爲同官誣訐部議落職有旨畱侍內廷戊戌西師進討厄魯特以大臣子效力軍前又三年庚子恭毅公薨

特旨許奔喪扶柩南返萬里馳驅兼之哀感歸未匝月竟以毀殉線考生平未嘗一日安而樂也今觀諸書事親之孝待叔父之誠友于之篤奉職之勤守身之介皆見於行間字裏論者以爲大魁阨於遇與明之揚文憲殆堪伯仲云

副使公以脩書議敘作令所云脩廣羣芳譜卽其一書也止

有與編修君二書亦得之豹三翁者書中云赴齊河薛君推
惠見賜四金一路斧資可以稍贍足見當時制節謹度懷玉
少日見公在浙江運使任與先君書諄諄告誡惟以閉戶讀
書勿事交遊爲勗後懷玉南北奔馳未及檢藏攜帶及抱疴
歸令兒子熒遍覓不得深恨忽視先人手澤不及豹三翁萬
萬也蓋趙氏表章先世者二人公建鄉城祠宇脩觀莊小譜
置祖壠祀田刻兩世遺藁力有可盡必黽勉爲之若力有弗
逮而亦筆墨闢揚孳孳罔倦者則豹三翁也

先刑部府君家言八通皆與懷玉者乾隆甲午甲辰懷玉兩
喪婦一則與婦同在浙一則身官京師婦卒於家或預爲料
量或近爲經紀皆吾父主之吾父處事精詳故作書亦極周

匪其重先祠篤職誼醫藥之宜慎風水之難憑皆足以行之
終身垂之後世所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書初學率
更後法海岳於近人中雅好張得天司寇生平作止謹默故
自號緘齋雖與子弟筆札亦多端楷也

編修公與恭毅公凡二書中間揚州船回一書不全且不知
與何人者書中坐臥一小帳房出入騎一駑馬日食豆腐數
塊想見恭毅行營之瘁所寄不過藥物錢孺人寄兒公側室
不過廣紗一疋包頭二个想見編修在官之清後觀曾祖與
公書云初試濟南聲名真是空前絕後兗郡已有竊議苛刻
者今青州試畢東萊口碑頗多謗怨書中所云左起郁者當
是蘿石先生後故云以忠裔而爲此舉也蓋編修爲治尙嚴

謗言或者有之至於治躬之介校士之公則有萬口同聲者
故得嗽疾血症以勞卒官年僅四十有六懷玉官青州時首
謁公祠祠在學宮之側其地則自士庶以及駐防官員無不
嘖嘖交稱以爲

國朝學使第一夫蓋棺論定久而益彰此豈有恩怨於其間
耶因書祠榜云教本父兄又題柱帖云一念爲士林廟食今
猶依學校百年同宦轍家聲我敢負高曾蓋紀實也

太原公與編修書云長安珠桂自難支持此地距國門不遠
姪雖貧當勉措以供薪水母謂來日正長慮難持久贈衣贈
馬時時不絕此固叔姪之誼應爾亦平日賦性慷慨故也又
爲張天門代肩缺項又欲爲曾老傾貲以助曾老者陳秋田

之字編修親家也皆勇於爲人後曰虧累半基於此觀禱雨捕蝗皆愛民實政故雖被禍至今頌聲未息旣被禍有獄中與恭毅公書族姪仁基公之元孫也見而欲之割以畀焉

中書公與恭毅公書中述伯父元次瘡瘍蓋有夙慧而以七歲殤者恭毅公嘗有文哭之又及太原受刑查產情狀復及祖母黃恭人足疾之始後竟以此終其身焉公爲人耿介觀太原與弟書云札中有色之害人一語寓言規勸深荷同氣關情云云蓋太原早歲悼亡寡多姬媵故直言以勸也又與編修云場前有繆探虛名密爲物色者自知命薄再三婉謝而此公入關卽爲壁經分校以人事而論前此奉令承教未必無濟然得失自有定數豈人力所能轉移姪於此事絕無

悔心云云公位雖不顯此實立身大節也抑又聞之吾師毛
今吾先生穎士之祖岐公先生周與公交好方公困院試時
發案前一夕毛訪於江陰寓中見案有盤飧壺酒毛戲謂曰
足下固一人在此行樂耶公曰吾兄皆登科第吾尙艱於小
試吾父望之綦切今不得且死故聊圖醉飽耳因舉刀緝示
之乃大駭勸喻旣而案發果有名其急於科名而不肯詭遇
又如此

懷玉數十年前卽欲薈萃先世手跡彙裝示後其書多在豹
三翁世德編中卷帙繁多不能挈之奔走鹿鹿中外因之稽
緩今老且病身如風燭不及今潢治一旦散佚其罪滋重遂
擇兵部公書三通裝爲一冊恭毅公文二首書二十八通裝

爲一卷侍讀公書十四通副使公書二通共裝一卷刑部公書八通爲一卷凡五世皆本支也又編修公書三通太原公書六通中書公書四通共裝一卷則皆旁支而恭毅公與侍讀公之同懷弟從三公以推者也此外則殊不易得姑闕以待後人之蒐輯懼其久而散也命工人敬製一櫝聚而藏焉嗚呼世俗見古人書畫雖片紙流傳不惜重貲購爲珍玩而祖宗筆墨言可師法者反隨手棄置多矣懷玉無似今始幸畢夙願唯吾子孫世保此櫝毋負病夫拳拳之意云爾旣題刑部府君家言越日癸巳是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除夕復呵凍總題於後

憶乾隆己丑豹三翁謂懷玉曰昔恭毅公七十七歲時燈

下於朱箋作楷已不能整齊余八十有三尙能於燈下向
朱箋作正書也然是歲卽歸道山今懷玉年甫七十二耳
自嬰末疾諸症叢生衰態畢露目昏手戰作字往往欹斜
非特立身行已弗如前人卽神明之固亦遠遜前人也同

日又記

趙氏詩帖合卷跋

從曾祖太原君以康熙戊辰進士起家縣令其赴官沁水時
高祖恭毅公作家言十首助之後從高祖編修君曾祖侍讀
君從曾祖中書君先後過其治皆有和章此爲所遺手跡惜
乎恭毅公元倡已佚不存誦其言皆若以科名不遇爲憾好
高者或以此疑之蓋當時里中讀書之勤吾家爲冠家難甫

息人人欲以顯揚慰其父兄故於篇中三致意也編修君詩作於丙子之冬時已中乙科明年丁丑卽成進士侍讀君詩作於丁丑越二年己卯以選拔貢生中順天舉人又十年成進士

廷試第一中書君詩作於戊寅越十年戊子亦邀鄉薦編修君視學山左清操爲天下最侍讀君遭恭毅公喪自肅州軍前歸以哀毀卒人謂死於忠孝中書君雖未補官束身圭璧不苟言笑同輩嘗敬憚之雖所遇遲速大小不同要各不負其志有所樹立信乎積厚流光勤於耕者之所穫必豐也今門祚式微自己丑以來未有以進士通籍子弟之能自感奮者屈指不過數人懷玉又多病頹廢不克振作爲學爲仕兩

無所優仰維先澤墜緒茫茫有淚承睫汗浹背而已是卷乾隆乙巳同里蔣子純忱得自太原市上歸以見貽重加潢治攜以自隨頃者扈從灤陽適逢小極客窗無事敬識大凡聊以示我子孫云爾

跋先世遺墨

右先世遺墨從子學路輯而藏之自恭毅公至副使府君凡十一紙書問之選來詩篇之倡和大半門以內事想見當日一堂和順至今讀之令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也嘉慶乙丑閏月獲觀於吳門憶己丑庚寅間時從今獻先生遊先生於累世手跡搜羅最富向欲擇其中尤有關係者先裝一帙乞人題識以示子孫而南北奔馳卒卒未果今觀此卷益用自

而歎學潞用心之勤矣

故東昌府知府楊君祠堂碑跋

右東昌知府楊君朝楨祠堂碑先恭毅公撰文金壇王若霖先生書楊君在東昌多善政與巡撫不合去後入名宦祠復建專祠在運河南岸碑以康熙五十九年七月立按府志宦蹟列傳康熙三十一年由浙江鹽運分司擢歷此職在任八年職官志則云十七年任東昌知府今碑云守東昌六載又云越三十年公之孫文乾復守是邦始建專祠則之官之歲當以傳爲正在官之歲當以碑爲正也君子宗仁宗義嘗受知於恭毅公故碑云與公子伯仲有舊自君子迄曾孫應琚三世皆節鉞應琚官至大學士其澤有自來矣獨檢先集無

此文豈未及掇拾抑出於他手而託公以爲重耶

邵氏兩世同年錄書後

大典邵壽民哀其高祖昌邑君康熙乙卯同年錄曾祖金壇君戊子己丑同年錄手跡裝池成帙以先曾祖侍讀君爲己丑大魁出以見示余維同年之重自漢已然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武班碑云金鄉河間高陽史恢等追爲昔日同歲郎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至唐而其風彌盛李絳之對憲宗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斯言固然然情卽生於相識同年亦朋友耳朋友列五倫之一豈得訾之

又況情有厚薄事有公私未可一概論哉自乙卯至今一百二十五年矣壽民祖父皆以進士通籍兄弟復相繼起而壽民尤以才著余家則已丑以後間登鄉榜今年從子學轍始成進士語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雖兩家科第盛衰不同而各能蒙其舊業不至隕墜非兩家之先所以培根而沃膏者深且厚耶乾隆辛丑懷玉甫入中書時尊甫湘芷先生方官給諫以通門謁見過從頗數今復與壽民以文字締交四世之情久而益密視絳所謂四海九州偶同科第者固何如也昌邑君諱瓊榜名宏魁金壇君諱之旭皆官知縣湘芷先生諱庚曾終山西分守雁平兵備道錄於同年姓氏里居皆莊書詳注足徵前輩氣誼之篤壽民不忘述祖於先世手跡兢

藏藏弄皆足誌也故樂而書其後焉

跋劉文正札

今世爭重劉石菴先生書不知其先文正公亦以書雄一代石菴先生自松雪入手文正則神似松雪學固有自來也文正同懷姊余族祖母余從祖姑又爲文正弟太僕純煒配家君官西曹文正適掌邦禁有知己之感累世交媯舍下曾無隻字良爲憾事此雖短札而曲江風度猶可想見墨卿於前輩筆墨雖片楮必加珍護可謂有心人矣

跋長洲彭尙書奏藁手跡

長洲尙書彭公爲先恭毅門下門生與外家葉氏有連生平厚德知之最熟歲庚子謁公於里第當盛暑肅衣冠而不持

扇意誼勒懇緬述吾家先代事頗悉又嘗辱題世德詩老成
典型至今在目頃過公季子允初齋中出奏藁遺墨見示
眇遇之隆謨猷之善胥於是卷見之且公不以書名而鈎踐
之工胎源信本前輩之不可及如此德門寶之當不第如鄭
公家笏也

張郎中贖罪帖書後

雍正六年先外舅堅孟先生以牽連頌繫論戍極邊時家徒
壁立長子郎中君鳳孫少儀方爲諸生投狀大吏願以身代
大吏難之會有

旨許令納緩乃隻身走京師徧丐親故銖積黍累逾期始及
領刑部專奏以請奉

旨加倍納贖當是時自王公大臣下至優伶負販之屬重君
行義莫不捐金爲贈桐城張文和公依之尤力三子之名一
日滿都下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懷玉童時聞君名以爲
古人恨不得見及爲君妹壻而君已老親串相於頗深知已
之感乾隆癸卯君以就養卒開州官舍懷玉寄詩哭之然於
當時募贖頗末悔未詳叩也今年五月君弟龍孫雲從手帙
示余則君所投藩伯狀及前後募啓二通一再展讀猶足隕
人涕淚雲從曰此從故篋中搜覓得之尙有上文和書與諸
人贈金之數一帖已爲舛篋者取去不能復睹想其久而寢
軼故亟裝之烏虜若君之孝雲從之友非皆所以敦厲末俗
者哉聞君沒後爲桂林城隍神其里人陳生言之鑿鑿使鬼

神之理不誣舍君其誰與歸吾願雲從永思先世患難而益以賢兄之心爲心也

王巡檢家書書後

巡檢長洲王君以燕死於呂堰驛之難二年所矣去年十二月君之兄念豐自華亭函君事狀來乞文字又數月從王編修蘇得君寄父二書及備賊規條八則喟然曰君於是乎不死矣君之官湖北湖南苗匪已熾卽條列事宜冀得自試及賊起襄陽君乃團練鄉勇勸勵兵民不以卑官爲嫌諉謝其責諸所措施皆井井有法其前書爲嘉慶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寄方謂居民已歸耕鑿匪徒烏合無能外闕光景尙好足可自守葢事不至萬無可爲猶欲紓親憂於數千里外也及

三月十四日寄書時勢已岌岌不自保書中始有身命官職皆度外物之語則早以一死自許所謂忠可移於君者君其有之君於是乎不死矣初君所立規條傳之都中人多笑其位卑言高不自揣量楚之官有監賊腦而飲其血者人輒指爲狂易夫鷹

朝廷重任不能早布威德弭患未形承其下者日事脔削馴至激變變起又不能及時堵禦俾免蔓延於此有人奮其鬱勃之氣苟得賊甘心以爲快且忘其卑賤戮力行間思有表見如君之所爲者此其意亦良苦而願爲世詬病人心尙可問哉使得如君數輩假以方面之權授以專閫之寄就所部署俾展厥長則賊之殄平或不旋踵乃表見者屢止於是悲

已君歿半載大節昭然其白

天子褒卹有加製主入昭忠祠史官爲之立傳子孫世職承襲罔替人皆爲君幸且慰余獨惜君未竟其用而特以忠顯也君諱翼孫一字聽夫明名臣大學士鑿之後與余家世有連念豐又余文字交雖未識君固不能已於言也因覽家書感而書其後若生平事蹟已詳念豐所爲行實及諸君表狀茲不更書

題洪稚存近來長句卷後

歲在柔兆稚存將復遊於梁感念撫塵始於結髮大都晨星或已先露因檢累年投贈詩萃而裝之長句別爲二卷斯其一也計詩三十有五得人二十有二題襟旣多置衷不減襲

以龜背物如牛腰遂傳觀於廣筵將永祕夫行笈僑札而降
復有此交蘇李而還誰其嗣響可謂名志相好性命以之者
矣白雲在天落日照屋因會惜別追亡眷存沈埋百年之歡
契闊千里之駕不有遺喻能無鬱陶則馬牛其風或者展焉
如面生死異路亦且呼之欲出乎

錢大令自述文書後

竹初主人世紹通顯早恬樂利方優於仕遽倦而歸以宰官
身遂居士服學仙學佛要以儒爲正宗工畫工書更極詩之
能事棲神家術肆意泉石分半園以營十笏擁萬卷而傲百
城住鄰西溝樂等南面和仲每持殺戒敬輿好輯方書利濟
豈必臨民孝友是亦爲政固已文苑循吏卜史冊之可傳方

壺員嶠在城市而不遠矣然有追念生平闡修朝夕凜老氏之殆辱悟蒙莊之浮休偈誦六如圖成三幻若迺自述一作居然典論之遺免子孫之乞言謝公卿之諛慕姚勗刻石壽藏遜其至情王績濡筆醉鄉無此實錄夫唯善人所謂達者蓋兼有焉懷玉哀甚蓼莪同草木雖歷憂患未寡悔尤茫茫宙合擾擾身世幸脫蛟龍之口余嘗兩遇水厄徒存麋鹿之性青山欲住曾無拄杖之錢白楊思栽未知埋骨之地閉戶著書既鮮暇日焚香省過實忝家風八年以長歎聞道之在我先一息尙存願勵志以從君後

書敝布衣行狀後

往者抱疴里居獲交臧子在東因得悉其尊人布衣君行誼

迨懷玉復官京師而君歿於里在東函狀乞言卒卒未有以
應頃還里門復申前說焉君孝於親遇家祭必涕泣以告痛
毋攻苦早世思慕尤篤力舉先世五殯叔父兆麟死負債家
錢二十萬傾其囊代償戚族子女之孤者贍之貧而病者資
以藥餌沒則爲具含斂雖下至臧獲必有恩嘗爲陳氏持錢
有秦某者欺陳氏婦寡而弱欲吞其貲君察其意而力不能
勝遂辭去行繁昌山中有風猝至樵者曰虎風也衆皆奔竄
君行如故訪友長沙兩舟竝行遇暴風一舟先覆同行者惶
怖無人色君慰之曰死生有命恐無益也風亦旋止戒身後
作佛事生平以信自守嘗曰吾自少至壯未嘗一事違信終
身用之不盡者此也在東之狀君大略如此嗚乎殆古所稱

篤行醇備者與在東既自爲狀又乞世之足以傳君者文之書之以冀永久夫君窮而在下非若公卿大夫其力足以流傳也然公卿大夫往往欲其傳而無可舉有可舉而子孫不知表章終至湮沒視君與在東何如哉君曾祖玉林先生爲康熙間通儒有經義數十卷君保之弗失命在東校而行世然則在東之表章先人而以經術世其家者其來有自而君固食其報耳君諱繼宏字世景在東名鏞堂邑諸生也

譚宜人墓表書後

嘉慶戊辰十二月過通州刺史唐君仲冕出示尊妣譚太宜人墓表贈公官山左時太宜人先卒遂葬陶山贈公則歸田後歿葬於善化此表爲長洲王芑孫撰通州李芳梅書太宜

人淑儀慈教既足昭我管彤而王文李書亦爲時所推重必傳無疑也昔蘇文定先世居樂城以樂城名集今君以母葬陶山遂以陶山自號劬勞之痛終身弗衰若歐陽文忠龍岡一表嘖嘖千載而公自表阡後迨老於嶺上未嘗再至今君往來山左必拜墓下省視松楸攀條泫然而不忍去又嘗岱覽於此三致意焉安在古今人不相及哉

題鄭板橋沁園春詞

此板橋宰維縣時所作沁園春詞也詞中有云笑六十明年花甲週時年蓋五十九矣余官青州與濰接壤板橋之名至今籍籍人口余今年已五十七試外吏者不過踰年塵事擾之在青州曰少郡丞閻曹又無所設施遂與民疏闊讀此忼

怍心動也

宗研詩跋

宗研詩者通判蔣君騏昌述德紀事作也研爲尊甫侍郎公物通判受而藏之嘉慶丁卯以貽從孫調調爲公之冢孫遂名宗研而又系之以詩八十字中承先啓後之意悉以寓焉蓋公自通籍卽攜此研自隨其在臺諫前後封事十餘上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朝野傳誦最後應

詔直言尤見風采其悉於此研出之與夫物以人重凡漢不相關之人得之尙當鄭重愛護況子孫哉然則通判爲此詩所期於調者甚遠非徒重大宗勛科名已也

題蔣子相遺照

八歲二月蔣子子相從其父念庭訪余臥室并攜所爲詩就
質其遊覽之作頗能刻畫山水或詠古亦能開出新意未及
評騭驟聞子相病且危病中猶與父問及此詩乃急點定還
之而子相病已不可爲矣子相生有異徵長而好學家雖貧
讀書之外無他嗜好祖母父母以孝謹少暇輒侍側非命之
坐不敢坐也病急喉爛不能言手書示其姊婿曰吾死無足
惜唯重增祖父母之戚有餘疚耳整衣就枕而歿未浹旬
繼母吳相繼逝念庭連遭兩喪痛之甚又思傷老母心早暮
飲泣未嘗暫釋也子相名士勸母曰曹孺人生嘉慶二年九
月十七日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年僅二十嗟乎子相
姿貌端粹眉宇間時露英爽所爲詩與文軒軒有氣勢於理

皆無死法念庭宅心厚交友直子相既長人咸卜其必昌乃
一則竟夭天年一則齒逾六旬殄其似續曾謂天道果有知
乎世之才而無命善而無後益第念庭父子已乎雖然事固
難於預料苟人定勝天又安知不獲報於異日也因展子相
遺照感而書此且慰念庭

丁南羽搗鉢圖跋

世傳搗鉢圖不少惟元人朱君璧摹宣和殿祕藏蹟最著見
弁州續稿及新城王文簡論著惜未得見此卷有雲鵬小印
筆致工細得龍眠遺意雖無款識殆爲南羽真迹搗鉢事見
寶積經鬼子母有子一萬乃殺人兒以自噉及其子寶迦羅
爲佛搗取鉢中卽苦惱憂愁且盡其神力仍不能取夫藏身

不怨選選恃疆逞虐又多不自量力徒爲有識所嗤非獨鬼
子母也幸而夙根尙深能受三皈五戒遂脫萬劫之罪以證
初果則天下之執迷不悟者又可猛省矣

惲遜菴遺像跋

右惲遜菴先生遺像楊晉寫真王翬補圖可稱藝林三絕先
生名曰初字仲升遜菴其號少好學亦知兵中崇禎六年副
榜貢生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搆書三千卷歸隱天台山中
遭亂崎嶇閩越思有建树而終未遂晚歸常州講學以老嘗
師山陰劉忠介與同里張清惠善方廣州破時又嘗爲浮屠
名明彞卒於康熙十七年戊午年七十有八圖作於壬子爲
康熙十一年先生已七十二矣子三長模死於浦城之難次

桓次格格最知名工詩善書尤以畫擅晉與翟皆格友也圖
曰松嶠觀雲筆墨高逸畫與人稱先生長髯如雪藹然可親
中時露清勁之氣望而知爲志節學問之士今閱百四十五
載猶足深人想慕焉此卷爲吾友汪子恭壽所購絕無跋語
乃取裝池持索題識因記大略於後俾後之攬者知所重耳
嚴堪忍遺像書後

右嚴堪忍先生小像當崇禎庚辰其子侍郎公赴禮部試繪
以付之使展而自惕也既自題其前曰如身相將又跋其後
戒其以身行殆勉申北闕南陔之思且所佚跋中有當今有
朋友無君父諸語尤切中明季標榜之病蓋身雖未顯心未
嘗一日忘世也侍郎起家中祕擢列諫垣凡所建白皆裨益

時務康熙十七年爲倉場戶部侍郎

詔舉博學之彥首薦秀水朱錫鬯以應時朱年已五十卒爲
一代文苑之冠夫人臣之誼莫先乎進言莫大乎得人而公
皆有以副之非夙稟庭誥身體力行而能若此哉嘉慶丙寅
十月與先生八世孫杰同客邗上獲睹是卷因識於後先生
名武順侍郎名沈杰字厚民

王覺斯山水卷跋

孟津當勝國之季大擅書名所刻擬山園帖頗行於世而其
畫則絕不易觀也季由姪素精鑒別而於孟津手迹愛之特
甚余所蓄書畫各一卷書卷已早歸之此山水卷蓋爲其弟
作者觀其自跋則珍重其畫遠過於書適季由五十初度遂

割愛出此卷爲贈亦仁壽知樂之一助也於是子篋中遂無
孟津之迹物聚所好信哉

跋李是菴寫生卷後

右李因水墨寫生長卷因字今生號是菴海盜葛徵奇侍姬
也徵奇字無奇崇禎戊辰進士官御史善作山水今生善作
花卉曲房靜几互以圖繪爲樂無奇嘗語人曰山水姬不如
我花卉我不如姬識者以爲確論乾隆丁未得是卷於浙中
上邇作畫之歲爲康熙丁未已百二十年矣籤軸雖失紙素
完好重加潢治立願乞閨秀之工詞翰者徧題之使畫苑藝
林後先輝映迄今六載未及十人求其自書尤不易覩信乎
才難而巾幗之才之更難也頃來都下忽又經時養痾寓齋

重展是卷長安人海智略輻湊不櫛進士從親懿宦遊而來者自亦不乏或能副余之宏願乎

故容縣知縣葉府君遺照書後

吳中葉氏系出石林少保明萬厯間給事中初春以直諫聞歿贈光祿寺卿曾孫容縣府君諱子循入

國朝爲順治四年進士歷宰大邑著有政聲容縣十子第十子虛白先生諱台陽懷玉之外曾祖也容縣歸田後令人寫眞列諸子圖中年稍長而立者冢子函青先生諱開陽者是也年最幼執紫薇花者虛白先生也容縣子孫此兩支爲盛圖藏第七子後人禹銓所今函青先生曾孫勝齡從禹銓假得重摹並錄告身等於後以懷玉爲葉之所自出出以索

題夫祖宗之聲音笑貌不可接矣賴圖繪以傳之并祖宗少壯之時而亦若見之圖繪之功豈不鉅哉顧世於古人書畫則知珍重而藏弄於祖宗之遺像或聽其煤炆蟬蝨而弗卹如勝齡能知所本矣詩云言念爾祖聿修厥德吾願虛白先生後人亦各摹一卷以廣其傳而緜五世之澤於無窮也

題暉正叔茂林石壁

南田以寫生擅名山水亞之此幅臨梅花庵主茂林石壁爲山水中神來興到之筆世間不可多得觀其自題可見不知者因其不似向來面目反以爲假作甚矣眞賞之難也先君寶之不輕示人先君好書畫尤好南田所藏暉迹甚夥捐館後思兄弟以採貧之故去之殆盡此幅屬余僅存碩果間者

屢以善賈求售兢兢弗敢遽失唯當謹守以畢吾之餘生若
夫子孫則聽之而已

粵江追侍圖跋

粵江追侍圖先祖副使公寫真方君燦文補圖者也康熙癸
巳公奉先曾祖妣陸太恭人北上五月抵都時先高祖恭毅
公已奉

命犒師嶺南六月中卽捧

仁廟御書匪懈堂賜額赴粵爲恭毅公稱七十觴以不及省
恭毅公於都而行則甚速故云追侍也十月達廣州佐埋軍
書歲盡始返一歲之間身涉萬里蓋平生遊迹此爲最壯故
歸後五年至丁酉夏復屬方君補圖也懷玉頂將北行家君

出此以示卽命謹藏之按是年公以修書議敘知縣年甫三十有一今距粵游正八十年距寫圖已七十六載而公之歿且四十二寒暑矣烏虜公晚年面方如田壽未及七旬而鬚髯已盡白懷玉四五歲時嘗戲公側輒以果餌哺之宛若昨日事圖中風貌雖有盛衰之殊神情猶約略相似也燦文名山青城其號與公交好吾家有竹石便面及竹溪雲窩圖皆丁酉歲作書畫頗得南田遺意此圖未署爲誰何作恐久而昧其所自因詳其始末以示後之子孫

雪鴻紀跡圖跋

嘉慶元年正月述菴先生自三柳之濱赴千叟之宴寓齋款謁相見歡然因出所爲雪鴻紀跡圖屬書其後計三十二番

凡生平涉歷之境約略賅焉夫遊石之火難索餘光過林之
籬不聞駐轡吾人所遭大率類是弗有紀載安能永久然嗜
熊魚者或忘菘韭之美老衡茨者詎知巖廊之峻求其克兼
殆亦罕矣先生家鄰江海氣抱風雲弱冠締交立年從政憫
色

鴻業經營四方一觴一詠所不朽在斯文某水某邱與之遊
皆名士以至王尊叱馭葛公渡瀘炎風朔雪思之猶且心驚
晝陣夕烽聞者幾於色變身經盡瘁

帝用酬庸出而蕃宣入則卿貳南司守青箱之學西曹踐白
雲之司位業比於岱嵩中外以爲景慶迺形圖麟閣夢鱗鱗
鄉市及懸車遠盟息壤撫今追遠卽事分圖上下五十年馳

驅數萬里收之尺幅足抵臥遊蓋有隨遇可安之義焉知止
不殆之思焉頃者渥承

宸眷遠預者筵

山龍之寵有溢乎前海鶴之姿未殊於昔自此逍遙歲月宜
廢三壽作朋之辭遊戲丹青請演八卦相盪之數謬辱誣諉
述之云爾

瑤華道人板橋僧舍圖跋

右瑤華道人所作板橋僧舍圖向藏紀曉嵐宗伯家今贈伊
壑卿比部者道人警不學晉以後人詩有岩音畫師元意皆
能取法乎上是天潢近派中以三絕著者此卷可見一斑墨
卿解人宜宗伯之割愛也

書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後

人不能無病病不能無藥理也病有暫有久有虛有實藥有溫有涼有攻有補宜也以昌陽爲引年而進之以豨苓者見之誤而反所投也以葠耆爲上品而惡薑桂之酷烈者采之偏而失其用也余少多病又好餌藥物當戊申己酉之間患肝疾屢瀕於死凡藥之溫涼攻補雜然竝投而卒無驗後乃稍減其藥和以飲食病亦漸除比年以來雖未能盡去宿疴而體氣倍勝於昔則藥亦非概能益人明矣頃自京師歸莊子達甫出攝山采藥圖示余且屬申其意當嘉慶改元

天子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交薦莊子莊子以疾辭是時進取之塗甚狹人咸惜之或曰莊子之采藥其莊子卻聘之書歟

莊子之攝山其莊子之鹿門谷口歟攝山采藥其莊子之寓
言歟然而莊子固非無疾者也圖之作非盡寓言也世之急
功近利好酒及色百端耗其精神而終康彊無恙恬澹寡者
欲日求養生之術而不免沉緜困頓如莊子者豈少哉夫卻
昌陽而御豨苓者人知其非屏蠶桂而陰受葠者之害者人
弗察也元氣旣傷遑遑不能驟復急收其效與漫聽其疾所
失均也世苟無良醫亦唯補偏揀弊以漸至於勿藥而已余
與莊子同病輒貢其說莊子將何所采耶

倪侍郎紀遊圖跋

昔宋南陽宗少女好遊山水往輒忘歸及有疾還江陵歎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維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

履皆圖之於室史傳傳爲佳話然少文當日履微未起不過
棧邱飲谷者流而遊履所至亦僅西陟荆巫南登衡岳而已
以視前輩敬堂先生不迥殊哉先生繇上第躋卿貳蹤跡之
廣幾半天下晚而京居退食追潮生平屬膠城俞榕各爲一
圖以紀凡得六十幅每幅必有詩文系焉自少侍親幃以迨
晚趨

禁閣凡仕宦之數歷師友之周還山則瞻衡望岱水則泛泗
浮湘校士則屢出嚴關扈

蹕則時經上塞書穹碑以存舊跡憩精舍而緬前徽上之繫
戀

君親次之提倡風雅於以覘用心之密非徒誇濟勝之豪也

余於先生爲內閣後進又與令子時慶交厚於是冊旣得山水鉅觀又得篇章書法以爲萬則抑何幸歟夫形諸丹青固不若佐之詠歌之彌愜於衷也圖之室壁亦不若藏之笈中之取攜尤便也然則少文遂不得專美於前而先生乃獨有千古矣

三賢祠圖卷跋

嘉慶丙寅四月伊墨卿太守招葺揚州圖經寓居胡安定祠適長洲蔣君紹初過揚以三賢祠圖卷示予祠之緣起已詳君與家菴菴觀察倡和詩及王念豐所爲記圖則翟大坤筆也夫香山刺蘇築堤著績其祀於虎邱也宜若少陵東坡蹤跡所及或暫或久亦得並崇廟食豈非以其詩之足以開峙

耶抑詩之外更有在也是非邦人之有心當事之用力曷克
致此顧天下之所當爲如三賢祠者不少往往事機一失遂
至因循使皆展圖思奮又何廢之不興墜之不舉哉則君是
圖其利甚溥非特三賢之功臣而已

南北讀雪山房圖跋

侍御管君緘若余石交也以乾隆戊戌成進士授戶曹其明
年己亥余應京兆試訪君於鐵廠是冬余歸兩人蹤跡遂不
能常合及余于子補官入都則君買屋丞相胡同署其室曰
讀雪山房室雖不寬庭有小山有青棠花開最久退食過從
樽酒論文時在其下如是者六年自戊午君歸道山每經其
居輒爲腹痛然一樹一石未嘗不遑來胸次也令子道明還

里後於舍旁築室復以舊榜懸之且屬錢大令維喬寫南北
二圖索同人題句昔晉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君既通顯處
禁近執卷惜陰無異寒素道明又負荷門基不忘庭誥可謂
名父子矣夫雪之爲物質凝而性潔人於親存則潔其養以
承親之歡心沒則潔其志以貽親之令名庶幾進而致身退
而稽古無論窮達皆能不負十年之讀乎今道明將北行出
圖乞題余廢吟詠而重違其意爲書其後歸之

舅氏葉榜儂先生畫冊書後

少時每過外家見兩舅氏鑒別書畫寧學不倦亦得竊聞緒
論兩舅氏於山水人物花鳥無不兼及而伯舅榜儂先生尤
以山水擅場嘗爲余撫諸家法作一冊余戲仿之頗邀稱許

謂繇此致力可以有成豈知暴棄因循一無表著非獨於畫爲然也頃表弟洪調寄示此冊展觸前塵因識數語見先生獎借之殷且以訟余過云

題畢宥函富春大嶺圖卷

昔人論畫以大癡爲元四家之冠而富春山圖尤爲大癡之冠此卷長盈二丈焦麓山人從思翁臨本摹出不特近得董之神髓且可遠追黃之面目所謂師子捉象以全力赴之者也思翁原本向爲舅氏葉心人先生藏弄先生童時卽能作擘窠字尤工六法精於鑒別所居海錄軒法書名畫充牣其中及之官黔中攜以自隨逆旅不戒於火遂盡燬其最重者則米元暉山水卷也山人與先生交莫逆故得借摹此卷以

余悉外家事屬書其後今先生後已式微海錄軒亦久歸他
姓展卷三四使人增慨然則此卷之存安知非造物假手山
人以衍大癡思翁一綫之傳耶

胡子西詩意圖跋

胡君子西生山水之窟好江湖之行書追古先不出鐘鼎詩
沙中晚獨超叮哇曩以溝泛六安遂爾句成四絕綠篔青笠
如吟元真之詞茶籠筆牀想見甫里之樂同聲爭爲廣和能
事託於丹青一花一樹繪之若生是畫是詩讀者莫辨遂令
江上之近遊成執林之佳話焉僕走俗抗塵入坎出險雖厭
風波之苦不忘釣遊之思天都在望或期他年之下鄰澤國
可居請以此圖爲息壤爰跋卷尾冀從吾願云爾

子 戔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九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書

答管編修書

夏初辱惠書有奉答詩二首未暇卽寄嗣家君歸復承垂問
慰誨慇懃足下以古人待僕僕復何忍以世情相待顧所以
不卽奉狀者胸次所欲陳非筆墨所能盡也來書云蔣民部
吾輩當師事之非不能見幾獨不及其勇爲可恨事中秘一
官人所企慕不可得者自足下得之乃不以爲榮而恒若不
足卽此知夙昔讀書非祇爲干祿之具雖文學侍從未能見
所樹立然進退不苟矯然流俗使詞苑瞻風氣之先朝家有

得人之慶素位而行亦足千古何必致身三九乃見生平扁舟五湖始稱高尙耶來書又策僕當如深山大澤弗露厓堦此真藥石語人之疾病病不自知僕之病坐夫知之而未能卽改也故酒酣耳熱或不免故態復萌旣承相規敢不自戒來書又云鄉中兩民部人品卓然謂僕游習其間不患道業不進裴君宅憂歸已二載未嘗一見是卽足令人重蔣亦聞入城中不得數覲惟詩篇書札時相往還故人之在京師者於足下若者爲最契此間晨星落落惟廣平一人耳來書又云見好友佳文如見好友散館以後當有以相質不蒙惠讀何歟僕性謏陋易於遺忘無讀書之質又塵緣攪擾卒卒無暇思覓一山居爲習靜地而時與願左少不努力壯將如何

然竊有意於古文辭謂足以見性情徵根柢而每怪世之嗜
好之殊也卽如章疏簡牘古人雖短幅必有一二不朽語否
或意在言外可以使人諷詠紬繹今則不然屑屑於頌禱之
繁稱謂之美苟簡取悅一時成風稍有一二復古之士非譏
其迂卽笑其妄文字之隆其可得乎足下入翰林列史館備
清華之選居南董之職可謂其人其地矣挽回俗學實不能
無望焉今夏江鄉盛潦窪田無望高者可占十分較之蘇松
有豐歉之異此亦桑梓之福想樂聞之比聞業已遷寓長安
居固不易然研磨筋骨正可假此著力蔣六丈志趣不可及
然僕所慮者亦在此耳堂上眠食強健令子無恙回憶去年
此日正吾兩人別時乃白鴈黃花江南冀北悠悠歲月奄忽

以過每思所以毋負此生而身世茫如百端交集不知何所
駐足念我良友行自慚也書不盡言惟爲道自重

與蔣戶部書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
三十年也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
十不得察舉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
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明洪熙初俞
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
有年纔二十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
事廢黎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
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仁宗納而未

行顧益人曰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
官聽其自請致仕是雖早於古記之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
已蓋古人三年大憂外期功之喪皆當去官總服不得赴舉
雖晉人疎於禮法風俗之厚猶然至明洪武中始除期年奔
喪之制然則三十年中果能在林下之日多居仕路之日少
名利之心欲生而無由營競之習不禁而自杜矣或曰國家
立賢無方年少者未必不才壯年者未必勤學必遲其格而
用之反爲國家失此數年人材矣不知其人而才老其才而
利益溥其人而不才徒早無益昔漆雕子於斯道未信而夫
子悅之彼聖賢且然況以下之人乎宋太宗至道初以翰林
學士錢若水代右諫議大夫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昌言之

能也太宗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宰相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其後若水年纔四十卒能致仕先尙書以比部郎移疾歸在康熙甲戌時年五十一矣所居白雲渡口自號白雲舊人青鞵布韞黎藿自甘課其子若孫有終焉之志至庚辛間始以安溪李文貞薦起爲浙江布政當公家居豈嘗計及此哉使非

仁廟之知安溪之薦則窮老以終不過一清白郎官耳安能事業彪炳令海內悉知其人哉蓋儒者不以功名爲重輕而以氣節爲砥礪顯晦偶然屬之身外歸之造物而已先生盛年解綬盡其救水之養探求性命之原不以升沈通塞爲榮

辱其庶幾漆雕子未信之義而不背乎錢公先尚書之出處
可以弭名利之心消營競之俗者矣今端居之暇涵養日益
深志氣日益固使他日被

九重之知受大臣之薦如先尚書之出者恐斯時雖欲獨樂
其樂不可得也於是以其生平所蘊蓄出之所謂老其才而
利益溥使名臣儒林合爲一傳不亦快耶雖然迂愚之談衆
所嗤笑以先生古人自期故進其說於左右并及歷代仕學
以俟采覽酸鹹之外難爲道也

再與蔣戶部書

不奉教言候閱月矣讀來書期勉勤拳感佩何已且知吾文
有彈冠之慶其中委折未能悉知私心擬之將謂竿室之事

敗人意耶抑亦饑驅之也吾丈所居之官非爲貧而仕之職
所處亦非甚窶之境惟是江鄉光景誠有難於久戀者韓非
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非意之來雖有聖
賢亦同流俗而已戊子之秋吾丈歸田不知者或笑爲迂今
者出山恐增笑者之口以爲進退無據世之好爲議論毋足
怪士大夫出處原非必逍遙衡宇始稱高尚特盛名之下其
質難副此日之出不同往年入世之後尤難自植果能窮通
一致不變塞焉以期弗負此行則澤溥蒼生不猶愈於儀型
一邑哉區區之心是所望於君子來書云體故多病病醫者
之責也請以醫喻稂苓之性和而其效緩薑桂之性烈而其
功速參苓非勿佳當寒疾弗起非投薑桂不可何則有宜有

不宜耳吾丈藥之參苓也以薑桂濟之庶幾吾道之扁盧矣
某質本愚闇加以朋從之擾讀書一道幾於茅塞每燈下獨
坐至二鼓卽昏欲就寢雜以他事神始稍振蓋由怠氣中之
者深雖痛思矻除未能卽改耳古人云讀易而思寡過讀春
秋而欲謹嚴變化氣質莫書若矣然當其執卷時非不懲創
感發頃之則已心漸入矣舍北園南鄙衷諒悉前路茫如而
又壞於間斷等待諸病遂至不可藥石竊思此日中一刻卽
爲百年中一刻逝者如斯良可浩歎今丈又舍我遠去直諒
無朋見聞日隘每讀鄭風風雨之章未嘗不一往而深也比
讀張考夫集頗醇粹無疵考夫生於明季嘗受業劉山陰之
門說者謂百年來習程朱之說者無出其右知其人否見其

書否松崖讀禮貧戚之狀其何以堪然使孀親覩其成立亦可稍慰於地下矣名山著述有可以啟顛蒙者乞示一二某今歲所得詩絕妙其他文字亦久閣筆百不如人一無可述可慚可惡卽日將省家君於吳門聞北行甚速良晤無幾未識能卽鼓棹入城一罄所言否倦倦

與友人考天竺大士像書

俗傳明太祖得香木雕觀世音像三命術士相之以定香火之衰盛乃以極盛者送之海外普陀山次置之天竺下者奉之宮中朝夕供養以亂術士之言其後海外者果極盛天竺次之宮中則佛香寥落不可問此謬說也釋氏紀錄云五代後漢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

命良工刻成觀世音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
有僧從勲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
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光華率僚屬具幡
蓋鼓吹迎禱於梵天寺繼時注雨四境沛足則自五代時已
有之矣卽如靈隱寺前理公巖石佛像相傳楊璉真伽所鑿
中有大佛卽楊髡自肖其形按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僧
慧理憩息其下後有僧於崇巖上周迴雕小羅漢佛菩薩像
則飛來峯石像唐以前已有之咸淳中潛說友撰臨安志亦
載有梁簡文石像記蓋俗本夏時正府志之訛朱錫鬯亦旣
辨之矣俗說之無稽類如此雖浮屠氏之教無足深考然論
古者亦不可不求其始庶弗爲巷議所惑也讀大集天竺詩

中載上天竺像相傳靖康初有兵難僧秘像於井兵退瓦礫
中鏗然有聲始知井所在得像歸院具徵考證之學故附此
以俟采覽焉

答錢季木書

某白季木足下日者兩承惠書以古文之道下詢塵壘累牘
反復誦之如涉川之有舟登山而得杖快然有合於中而不
覺其迷之忽悟也僕不敏何足以語此足下之言曰理者御
之意也氣者馬足之力也而磬控縱送如琴如舞則賴轡以
馭之又曰雖有黃育之勇飢而與人搏必且不勝況力固未
必大善乎斯言盡之矣文章之道不越理氣非書無以養氣
非氣無以達理積之深者其發遠藏之富者其取便昌黎所

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與夫短長高下皆宜者此也僕不敏
卒卒多事其於是道無殊問盲足下不以爲不可語而及之
其不欲以今之文人終可知也僕以爲不欲終於今之文人
可不欲爲今之文人而必設一古之文人以自域者不可何
則襲於古者其迹滯闇於識者其辭浮故善言文者不以迹
求古不以辭詭識或醇或未醇要皆得其性之所近必援古
人以例之則曰某類是初非若世俗之士甫握管時已侈然
曰吾爲韓爲歐也或又曰世之升降不同卽文之風尙有異
夫孰不願宗漢魏黜六朝哉時所拘也僕謂執此之說將委
之於時乎抑思有矯夫時者在乎古者田夫遊女村諺里謠
以之爲文而甚雅今者學士大夫極妍盡態施之於文而轉

陋無他古之人質而厚今之人僞而薄古之人內而今之人
外也世俗之學半壞於科舉文其達而上者牽於世故又滯
其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章疏簡牘碑碣金石之文雷同勦
說幾如一手聽者棄之而陳者未厭不如是則不足以諧時
卽有性能篤好之者且爲所役況又無光明之質以砥柱於
頽波中哉故不欲工者未嘗不工固欲工者轉未必工不欲
工者瑕瑜不拚質勝其文固欲工者鞏梘自飾詞拚其理今
有人持美玉求沽而微有疵損其一則潔澤可鑑然武夫耳
雖無目者亦知所擇矣至於文何獨不然讀足下所爲文原
本在經引喻似子條暢深折可謂得賈之茂者由是而致身
清顯挽回俗尙豈惟吾鄙之幸雖然窮居侈談嫉之者少石

渠天祿之上齊傳楚咻之鄉足下一人乎勢亦弱矣此則始
爲足下幸而繼爲足下懼也足下愛僕甚故敢以告知不以
狂而棄之

與袁子才大令書

某束髮後卽聞先生之名心嚮往之而不得見及誦所爲詩
文益嚮往之而復不得見耿耿者遂十餘年辛卯夏旆從過
常幸承風采以爲獲侍君子矣然而信宿之歡三秋之別怒
如之思尤甚不見文章氣誼之間賓師友朋之際卽一晤對
且或難之況其深者哉客冬鞠太史至金陵奉書執事比其
還也旋惠德音且索家乘欲爲先恭毅公立傳感何能已嗣
聞先生欲卜居滁陽讀先生遷滁之詩而遷之果否未知也

今年五月結夏穹隆山中城市中事益無間見踉蹌不報爰
至於今平其夙心幸甚幸甚日者里中人至復得手書伸紙
發函慰誨交至且盛述與先副使夙昔相於之雅而益感先
生獎成後進垂念世交於某爲獨至也才質下中何足以副
顧念已卽無侶先人之美何敢抑而勿彰先恭毅遭逢
仁廟爲時名臣學士大夫以至田夫牧豎無不艷而稱之然
方其假歸田里讀書課子若將終身借非

仁廟之知文貞之薦則亦僅以郎官老耳知公者往往在功
名而不知出處進退之有合於古人者爲不可及也先生以
古人之心居舊史之職固知非先生不能傳恭毅而亦非恭
毅不足爲先生重也抑更有請焉先侍讀辛苦畢生晚而得

第旋有塞外之役遭喪而返遂以毀終平生詩文之外頗善律算惜乎未竟其緒世無知之先副使敷歷州邑至於監司居官承家卓卓有足稱者謹以世編附閱欲先生知世德之來有自且冀得一二言牽連書之以附不朽先生或者念前光之難泯采後進之所言則載筆所及三世拜嘉豈唯某之幸耶某之入山以塵中鹿鹿求爲讀書計科名之途本非所覲誠以倖得一蹴使此身稍有歸著不能致身於

朝亦當決去世事使吾道藩籬有所窺見則不負此生卽不負知已然而質陋寡學又無強毅之力克其愚柔去日益多識不增長先世之澤茫乎不可復接每一念及未嘗不中夜起坐百端交集也且又思之予生旣晚不能與古人同時每

見史書所載宏獎風流輒爲拚卷三歎幸而我生之後僅僅
乎猶有如先生者數人散處朝野而某獨於先生少而慕長
而識分位差可通居里不甚遠又嘗辱承許可以不朽相期
可謂難矣而曾不得一言以爲華交臂而失悔何可追故以
所爲樂府質之左右冀得几席之暇一爲砭訂初非迫欲求
知也承示明年相待之說願甚顧家君之意欲令北行若一
入風塵不知何日復奉杖履冬春之間當在里閭先生扁舟
吳下或者可圖相見乎唯爲道自重惓惓

與洪稚存論妻喪書

喪期而至於期甚重矣三年之喪不過再期期之喪達乎大
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鄭氏云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

大功正統之期則不降如父在爲母孫爲祖父母及妻若子是也春秋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妻與適子竝有三年之文雖天子猶達也今父在爲母服與父同則期之制斷自妻始喪服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父在爲妻不杖而庶子以杖卽位則凡妻之次子非冢嗣者皆得以杖矣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則當謝贈之皆亦得稽顙矣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凡適子母在皆爲妻禫可知矣凡此數者皆與他期不同婦人出嫁天夫爲夫斬故報之與父在爲母同母天屬也妻義合也義合者視義爲重輕故有過出之可也未成婦歸葬於母氏之黨可也至於企奉宗廟無忝倡隨全其義以終者則喪有不得不

重也故父必三年然後娶者非第達子之志也夫之於妻宜
有三年之恩所以終牀合之義否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其可
不俟三年而娶乎汝南薛恭祖臨殯不哭君子譏其矯情山
陽王翼與諸子竝杖君子議其過禮劉實盧欽盧杖居外輕
薄者笑之陳蕃袁隗衰絰在位名教者則之禮愜乎情而循
乎分也今律與古制互有異同唯爲妻齊衰期未改煌煌
制書人多不遵聞吳門士夫家間有一二行之者吾鄉喪禮
差有古風此獨遜於他郡夫亦習而不察與喪服傳曰父子
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今人於父母之喪多不如
禮識者猶知非之至於妻子兄弟則視爲泛常儼然與常人
等卽有法古遵王者人且從而議其後矣是大可憂也昔荀

爽以時人多不行妻服爲正以經典俗頗有改當東漢之風
已然何論今日懷玉近有妻之喪以兩親在堂屈而不敢盡
然亦思稍異於俗足下從事禮經尤惓惓喪服之制爰以所
見相質則今之司荀爽之責者舍足下其誰

與舍弟論陳氏立後書

湖中人來知陳氏尙未立後陳氏爲海宜望族子姓繁衍而
傳孫先生於文簡公爲長孫侍讀君爲長子所以上繼祖禰
旁理昆弟儼然爲大宗之寄而三世繫焉者也往歲先生沒
無嗣自宜爲之立後及今三年不聞此議然猶可解曰侍讀
君尙在父爲長子斬是主喪有人而宗廟之重尙屬之父也
今侍讀君沒且卒哭矣持重者迄無其人雖有支子而先生

之後幾欲絕則於情爲不安於禮爲甚悖何言乎情不安
也人之生也首在似續先生由冠而昏年逾四十中間更歷
母喪歲時伏臘執柩捲以從父後人罔不識爲文簡家孫一
旦無祿遂使彊仕之年下齊殤者其不爲若敖之鬼幾希泉
下有知能無餘痛何言乎禮甚悖也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
以其服服之鄭注言爲後者據承之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
親服服之陳氏可大曰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
者迺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卽爲
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
而依兄之服服此殤非也夫已冠之子且不可處以殤禮焉
有隱然大宗曾無以其服服之者乎或曰侍讀君之喪有仲

子主之俟仲子之子而嗣未晚也禮以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失宗子之緒而以支子攝之與修長兄之祀而以弱弟承之名不正也且所貴乎服重者以有服可服凡祥禫之制行之有人耳今先生之弟居父喪於禮不當處內俟其生子侍讀之喪已終尚何服重之有喪服傳曰如何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今縱以大宗待先生以長子嗣之爲時已久況生子遲速未可定耶或曰先生雖長侍讀妾所出弟雖次適也適承祖禰之重俟適之支子以後兄不亦可乎適庶之法已久不行此固無論文簡公位宰輔有

恩廕先生嘗以廕入監例得官今之廕古任子也有世祿世官之遺焉重在適廕亦宜在適則胡不辨適庶於前也田汝

成曰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存宗之
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今陳氏承通顯之餘席豐
厚之素爲高明之家所以安亡靈而戢衆心者莫若此舉此
舉成然後速營窆窆盡葬兩世八棺遣先生孀妾使嫁不嫁
則必處之俾得其所而家之庶政可遞行也文簡惟一子禮
當擇先生族父昆弟之子爲後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
路延射曰與爲人後者不入注與猶奇也後人一人而已旣
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俗所稱應繼愛繼是也豈陳氏
宗人皆賢者畏懼此議不之及乎今非此之謂也先生爲吾
兩人姑之夫弟又其婿宗族不言媼鄙得言之甥館多暇亦
嘗縷析以陳否

與洪稚存勸速葬書

省前書別楮以此時去就見商方欲裁報頃知已從孫丈之
築仍遊泰平適如愚意甚善甚善然愚尙有惑焉來書云劉
君相待不同泛泛許以墨衣縞冠不預慶賀爲今世士大夫
所難故拳拳未忍違舍何又有十月入都之說念念是月中
正爲足下又期之期祥禫之祭旣不可不歸尋聞傳之義大
祥後素縞麻衣倘遊京師亦恐無更如劉君者以禮相處讀
伐櫻桃之賦可爲三太息也劉君之於足下旣以國士相遇
束修之入未必從薄果如前約窳窳之事便足營辦奚必更
求豐備在足下之意以爲人子篤終祇此可以自盡不知龐
岡一表爲他日顯揚者正未有艾固不在目前之觀瞻已也

來書又云父母之喪終身之喪欲俟返里後除服斯言雖善
揆之禮意似是實非禮未葬不變服念親之未有所歸而葬
必舉於服內也古者遲葬皆不幸有大故然後逾期今足下
徒以豐備之故遂至停喪則古不又有斂首足形還葬無槨
之制耶近世禮制放失停喪之家十居六七非泥形家之說
卽惑日者之言弟兄互諉往往因循足下素旣不信矣佳城
已卜午峯君葬且數年此時但舉太孺人柩祔之於事甚便
足下寒士勢不能與世俗爭侈縱罄其家爲一日之費亦僅
邀賓客交游之譽非於先人有裨況有識者并不以此多足
下也僕以亡妻未葬耿耿在心者四年於茲昔司馬文正妻
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殯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家遠思

此言深用內疚然僕之事必稟於兩親又厝於丙舍少可自寬故遲遲至今日耳足下何所牽率一入長安勢難卽返在堂之憂異於丙舍古人情事未申以爲天地間舉人客夜自思其將何以自解悠悠斯世未可與論足下今之古人故敢以古人之禮相責至於未葬不應舉爲亟於進取者下砭明年雖有額俊之典知非孝子思存故勿及也

與張載芬論行狀書

急足歸曾附復書想入照覽承示行狀排日鹿鹿無須與之問昨於銓下始得展閱一過情深文明反復詳盡行間紙上時時有血淚痕也然文則善矣體例尙有未愜鄙懷者今爲足下陳之古者行狀之作有二一則上之史館以備議諡一

則告之當世以乞誌銘其文多出門生故吏之手不必專屬之子孫子孫述之亦祇作者一人署名不必臚署衆名也狀前例皆另行標列三代僭諱或於文中敘列先世亦必從本身姓氏直起今則文之起處必有棄而長逝諸語似乎沈痛之思反作公家之論矣題例書姓所以示世立言故顏清臣之於父則曰顏君白樂天之於祖則曰白府君今則不書姓而反書所謂號者甚至敘其上世亦不書名諱而僅舉其號稱爲某某公者無識之士撰作碑誌亦漫從之遂令閱者茫然不辨爲何人是欲尊顯之而轉嫌褻且晦矣祖考之稱以亡者爲斷今則從子孫自稱殊乖昔體如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鏗又曰長子諱

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事狀則曰公諱季庚
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之父其他如穆員狀父孫述父銘
陳子昂父志不可枚舉古人臨文不諱自祖以上非逮事者
迭選不加諱字今諱字或不可不書然使他人填諱又書達
官之名以爲華則誣甚也金石之例三品以上稱公以下稱
君蓋卽非三公不當稱公之意而稍變通之然顏氏家廟碑
魯公述其父之文也碑題曰唐故通議大夫薛王友柱國贈
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太保顏君碑銘爵非不貴父非不
尊而祇稱君可知無所軒輊今則自敞以上必稱公稱之曰
君卽謂輕已而泥古者又執非公不稱公之說斷斷相辨愚
以爲皆非也嫁女止書壻名壻之祖父元明以來間有及之

若子孫之婦載其門閥者尤少今則馬盤夏畦之鬼例必詳書且必概加公字諱字是以述德言哀之文竟爲取悅庸衆之具矣出者以母姓言也爾雅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今乃屬之於父旣書子所自生又於諸孫下系以某子所出不特昧於出之爲義且子孫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若各私其子惡可以爲訓耶凡此皆世俗之病而沿習旣久卽心知其非或不能驟革當毅然斷之者至於子孫述其祖父之行每不厭詳然文字宜有割愛處宜有側重處端緒太多大節反掙來文歷敘遊跡似可從省且刑部君仕宦三十年所莅之地皆有循聲必再得實政數端乃可撐拄此文使觀者動目至筮仕何職亦宜顯敘所以著其始

也篇中但言揀發貴州似未明晰其佐直隸幕府宜節載
上論本文乃使閱者了了又官制地名俱宜從今時名號不
當間从古稱此文家定例也僕謗陋未學又苦俗緣牽率未
能悉心參易聊就鄙見所及附陳一二總之刑部君文章行
誼爲今人中古人其身後之文亦當以古人處之不宜徇俗
嗜好貴郡多究心撰作者以僕所見近時無過彭君允初足
下近在里閭試與商榷可乎餘惟亮察不次

與翁振三詹事書

某頓首詹事先生閣下自甲辰冬奉諱南下四年於茲所以
未通一牘於左右者始則廬居之人不敢以不祥之言上恩
嗣則客授湖西僻壤覓郵便而不得因循疏嬾無以解免亦

惟大雅平其夙心而已海內人文之地其推西江其人皆好學深思無輕剽藻績之習先生膺

天子簡命振厲實學一牘入奏爲天下持衡者矜式宜乎士氣蒸蒸日上承明著作接武有人說者謂歐陽好士之報驗之素矣某浮湛里閭間以核勘載籍爲事斜川一集自蘇齋見後耿不去心會湖友錄示遂付剞劂六百餘年之晦匿一旦復彰且使元明以來作僞者悉難置喙誠天壤間一快事惜乎弁州諸君未及目睹斯本以祛積惑耳先生於眉山父息雅有夙契單辭隻句搜採弗遺矧於是書其可不序用敢奉納一帙求錫弁言精意所孚必有桀製昔彥升之於仲寶昭明之於彭澤相得益彰灼然前志先生當不以爲瀆也惟

是書錄於大典已非全豹譌謬缺失比比而然日者草率印
紙未暇細校其顯誤處已趣刻工修改自餘亥豕恐尙不少
先生藏本最精有可渙釋其疑否頃因故人之招薄遊大梁
重九前後當可旋里或惠序文屬南昌令林君覓寄較易林
之親串多敝鄉人也附去新樵唐氏十三行二本鐫拓皆苦
未工竝希有道之正歲月易得瞻望殊勞惟爲道自重不備
與袁大令書

客春虎邱奉袂忽忽逾年中間曾一游梁謂可順謁左右乃
違則風雨不能渡江歸則取途葭密名山在望我勞如何比
者暑氣已闌伏惟尊候萬福巖泉娛情詩禮作課春蘿秋桂
使人夢想懷玉嘗謂名之與福往往不能兩齊而久遠之名

與蕭間之福尤爲造物所靳蓋得數卷書傳世尊於令僕有
十畝園安享富於陶頓也今先生優游林居垂四十載海內
望之如泰山北斗而又壽考康彊年過杖國濟勝之具少壯
弗及求之古人殆罕其比此固造物有心篤厚而亦先生早
卻簪紱澹泊榮利嗇彼豐此故能畱餘慶於晚歲又生平安
獎風流善培士類有以致之也懷玉讀書無質入世無才凡
人世忻艷之事悉不敢妄萌倖想意謂此身或可免於疾病
乃自去冬歸里旋抱沉疴委頓纏綿至今未盡脫體蓋藥爐
爲伍已歷四時蓬戶不出且逾百日微軀以外一切放下唯
蟬齋結習未能盡除撫塵之交時復往來胸次客至輒好高
譚雖中氣大傷有所弗恤素不耐習衛生之術勉強從事旋

卽忘之以是醫藥奏功頗緩然人生貴適意修短有數豈區區之力所能挽耶而日下書來猶以進取之計相勸勉詩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矣病中無事檢理故人筆札欲付潢治獨先生書悉爲人攘去殊堪悵快去年謝秀叔赴汜見卽謝咎云曾有惠書西劉霞裳案頭竟忘攜致且屬於先生前隱其疎誤然懷玉不敢終秘者以早辱知愛不得孟公一紙書以爲冠冕誠憾事耳新齊諧已見坊本不脛而走紙貴可知然魚豕之譌展卷卽是當係恩恩付梓之故又董東亭琵琶女子莊似撰紀夢皆敝鄉事亦未免傳聞異辭非面陳不能罄也附到寒家舊聞張息圃近事各一則幸采擇之小詩二首聊志鄙懷拙刻二種寄呈鑒定竝希垂覽其斜川

集是初印未及勘誤者現付梓人修改俟有定本再容續上
如何能得元晏一言尤感無量槐華旣黃吾鄉赴試諸君必
謁元禮門下隨園張燈之例想復踵行笙歌鼎沸中先生亦
當垂念病夫爾趨侍未期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盧召弓學士

自首夏抱病不出門者四月舉此尺只趨侍無緣殊耿耿也
奉手帖記注勤拳感荷無已日來所苦差減步履稍健便當
詣謁承示修志呈藁極爲詳贍卽可送府公閱定惟郡志之
修自咸淳剝始後有明三踵其役一修於洪武初謝子蘭爲
之再修於成化中王文肅俱爲之三修於萬歷末唐少卿鶴
徵爲之是成化之前有洪武後有萬歷也今但舉成化似有

墨漏惟先生裁之獨孤毘陵集向託一友人鈔錄近始送到
初擬攜至湖中與鮑君商刻今得來示知院中梓人刻下甚
閒可以就近付梓且得先生凡百指示甚善甚善但中間異
同頗多現取文苑英華及唐書會要諸書校勘又其文有集
中所無而英華有之者尙欲覓人補鈔非七八日不能卒業
未知梓人能待否某俟中元後天氣涼爽當就醫吳門鼓柝
有期必圖躬叩講席面陳種種爾

與志館總纂盧學士書

自六月以來舊病時發兼之暑氣鬱蒸出門數武頭目作暈
是以久疎攀謁日者偶詣志局見先生榜書局中責郡城士
夫并責某於甲科一門獻替不當讀之皇恐無已覲縷苦衷

不敢求自然有不能遊默者惟先生垂鑒焉先生來常州某
首荷呵喙不以其謗陋進而教之或獻芻蕘輒蒙采納每感
淵乎若谷之意故凡可盡力者亦必爲之前錢樹參大令以
甲科門見示述尊旨或有未詳不妨各抒所見某無前代登
科錄乃以清本屬之大令厯將近科草彙畧一展閱見臧君
在東條繫近人履歷譌舛不少縣分及中式前後亦多與體
例未符旣辱誣諉又忝參訂之末恐臧君密於考古疎於證
今故宜蹈多言就管見陳瀆私心以爲言之而當或邀許可
卽不當亦必明示乃先生不顯斥其非而以漫從教導相責
豈未揆其夙心耶抑實諒之而姑假此以發端也志局當李
景叔太守去任時其勢已欲中止某與局內數君子昌言於

眾銳意振復開局以來統計書捐不下四千餘金除官捐外
納錢亦不下一百三十餘萬之數局中經費賴以支持得至
今日今先生謂諸君有意阻壞不欲成書此不惟某不甘受
恐令以前銳意者因此而灰心也敝郡聲名文物本不足稱
卑鄙齷齪誠所不免而慷慨好事者間亦有之特有心人往
往願力相左蔑由楮柱較之貴郡獨任其事者誠遠不如較
之六邑薦紳立意派田不爲齊民之倡者孰爲卑鄙孰爲齷
齷乎先生不加區別概責郡城士夫無怪郡城士夫皆以六
邑藉口而觀望不前矣其言曰辟如八家同延一師而欲兩
家獨肩其費此實不能所見雖小然識大體者有幾安得盡
人而喻之耐費月盡方給誠近市道詢之局中僉云此例昉

於景叔太守寫手給費仿此以行則其咎亦不盡關主持局
事者先生何不察之總之此事前李太守不豫審做郡情形
以爲費可尅期而集遂遽開局於前後李太守長厚待人不
肯發之聲色以致因循於後遷呈之初鄙意原欲公函告之
錫山相國及各邑之有位望者然後舉行而稚存輩又迫不
及待直至開局後始行通知故六邑之人多不踴躍今攝府
事金侯極意整飭不以五日京兆爲念誠足風厲末俗無如
局勢闒珊人心涣散雖有善者幾難措手試思上官不能必
之僚屬當事不能必之部民而謂誼屬桑梓能以勢力相強
乎可支者不能支應納者不卽納書捐者不肯書捐雖起儀
秦而說之恐亦未足動其聽也夫炊塵甑以果衆腹張空卷

以代萬力雖巧婦勇夫人固料其鮮濟況本拙弱者乎即使
支者能支納者卽納書捐者竟肯書捐而六邑經費不交志
業必不送局懸筆而待蕞事終屬無期浮費虛糜月復一月
苟無成書刊示縱士大夫無言何以塞齊民之謗乎百年文
獻廢墜可憂幸遇宗工以爲曠世之舉而又將中輟此某所
以獨處一室時爲長太息者萬一新任府公有過人之才居
然振興固所大願然而未可定也至某應納之費已盡納矣
有可展籌者亦盡言矣此外則非區區之力所能及矣以先
生有知己之感恐未深察不憚冒昧先布此於下執事惟先
生垂鑒焉卽日秋涼想道履清勝賤疾幸亦少差早晚再圖
趨侍不次

答孫淵如一

月之五日從習之處得書十六日船山又送到惠函并承厚
貺存注之殷感荷無量足下清節過人又復損俸何可當也
霜寒唯履候多吉釐革積弊休養地方爲今日急務能次第
行之卽蒼生之福聞過自刻厲手治官書往往達且此則未
免太苦爲政之道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兄年未五十須髮盡
白尙望爲國自重於退食之暇覓一安隱法耳賤體托賴猶
支而宦情鳴蠟窮境墜淵屢欲抽身收炳燭之效然驅薄笨
車出廣盜門殊不易易如何如何津門多事葆巖復有意外
之驚借校唐律當作罷論沛上題襟集及校刻元和郡縣志
便中乞惠一讀大文頃於穉存處得見有功古人且裨實政

此事不廢良爲傾倒塞河碑銘一篇尤極古雅唯結銜但云署山東按察使不書本銜署字無著宜補入也

答孫淵如二

新歲唯侍奉多福今日傍晚得書藉悉種種官廉使而至爲債逼迫此正好消息可敬可慰外官皆能爲蒼生造福而獄一節所關尤鉅能於此致慎餘則持其大綱不爲已甚便可無媿若纖悉必周則精神難繼久恐生倦反遺其大者矣論格致文可爲曲暢閣下近日文字每長於說理此深造自得處舉孝廉議亦合聖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意然下之資緣上之瞻徇皆所不免以至自好之士反不肯就亦或有之是在大吏之秉公體察也重幃九十之慶以菟繫未克登

望頃聞人便於鐙下書成頌聯侑以舊藏添籌圖志祝幸營存之

答孫淵如三

春初曾有數行并荔裝所致書寄上想俱徹覽此後兩奉手帖而山尊秋間遞到一書書尾雖無月日約計是正二月間所發不知何以遲遲若此袁達夫來述吾兄况味甚窘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誠非虛語聞毅人決計北來可得安定主講又聞阮侍郎撫河後欲以敷文一席相待自此當可稍資殺水也來書所言五事皆深中今日利弊然五事中如佐雜之禁署州縣軍營之嚴治虛誣虧空之分別核辦現已次第舉行至州縣虧空恐不盡由驛傳果復驛丞之制未必遂能澄

清而上官一日之供亦不止中人十家之產愚意總在擇賢
大吏使之久於其任則州縣既省迎送之勞而地方亦收興
革之效矣來書又云爲政當引大體用人當分有猷有爲有
守有言哉言乎今之登仕版者以有守爲第一義至於猷爲往
往鮮觀不知居官非一清可了若徒冰蘖自矢而縱僚屬爲
不法及遇事則束手無策者

國家亦安用此等人哉方今

明詔令大臣各舉所知吾兄廉能久著向之屈抑衆亦深爲
不平自必首登薦牘王陽在位跛子望之若某則內無挾持
外鮮知己又賦性迂拙不好攀援度未必有推而引之者況
老人年近大耄何敢更戀浮榮歲杪秩滿無論作何位置當

圖乞養唯親老家貧不能祿仕此間逋累又深一時遽難擺
脫奈何都門交好如常稗存言雖失當心本無它原其薰直
之意究可敬尙而或者訾爲好名多事使人人盡以好名多
事爲嫌則忠臣孝子之路絕矣

與莊達甫

初三日得書做舟已渡黃河至清河二壩忽爲西河船撞擊
破裂舟質既朽水勢又猛犁纜不能爲力頃刻沈沒檣竿俱
斷片版無存維時聞惠濟牘甚險正率兒子往觀舟傍民人
孫氏門前山妻倉卒登岸爲孫氏母女援接故得保全全家
行李祇此一舟衣履衾褥盡行漂失誠有生未歷之境連日
縣中遣人撈取筐篋雖得十之五六而水久淹浸亦歸無用

身外之物本無足戀唯先世手澤及親校書籍舊藏書畫生
平心力所聚今皆擲之洪流此則未免悒悒耳十餘年來生
產盡棄餘亦付之質庫今歲痛傾乾蔭官又左遷困苦流離
多方乞貸甫得旋里迺天罰未已復遭此厄自維立身行已
不至獲罪神明官山左後亦未嘗得一造孽錢爲一疚心事
清夜輾轉且信且疑旣思稍前則危牖稍後則大河今適居
中一幸也昏夜風雨人力難施今遇晴明二幸也荒野之地
無可栖頓今近人家三幸也同舟之人無一死者四幸也拙
著萬不能傳而敝帚自享今匿而獲存五幸也有此五幸又
安知非禍不止此而默邀鬼神之佑耶伏承手教慰勸感荷
何極昨清河令韋君至此已屬買舟兩三日內當圖面謝唯

遭厄後費更倍增世無郭元振不知如何抵家耳

與朱布政

自十月初旬得雪後至今愆陽無雪不特麥苗蕉萃而圃中
蔬菜待澤亦殷誠恐明歲麥秋有減竝恐蝻孽潛生且冬間
氣不斂藏一逢春令民之感時疾者必衆是亦不可不慮竊
思山左有祈雪之例壬戌冬懷玉自兗州還至青州時值久
旱卽欲祈求雪澤縣令以太守在濟南請俟回郡爲辭懷玉
謂此與侵官越俎不同其事豈容久待遂偕同城僚屬設壇
出禱徼天之幸三日而祥霽普降四野霑足未知秦中有此
舉否今距立春尙有半月管見以爲卽無陳例苟利於民似
亦可以創行也病夫杞憂敢効愚者之一得維執事垂意卽

與中丞商之幸甚幸甚

與李禹青

禹青足下秋間偶爾敘談問及解館後何處度歲承許仍來講舍然白氏令姑母畢竟至親或有難卻僕亦不敢強也仲冬十一日因病體沈綿約足下與王雲門大令於次日扶杖以占休咎足下云房師奉諱欲歛同門賻金須晡時得暇遂治具以待入夜不至雲門飢甚先畱小飲旋聞足下已歸徑入齋中高臥以爲勞倦所致亦不深訝十三日清晨起問知黎明白處卽有人來助攜筐篋而去僕以前一日竝未言及心竊疑之當卽遣奴叩訊見令表兄語亦未甚明晰但云此刻宅往歸後當屬其赴院面言待至溽暮不聞足音益增惶

或乃力疾奉詣則云已赴扶風數日便歸居諸易逝屈指已一月矣或云貴同門本無居長安者或云曾至扶風不久卽返或云從未出門實居白氏維銷聲匿跡有意避人故人亦罕見然則僕必有獲罪之處矣果爾何妨明白言之俾得自知愆過倘係足下誤怪亦可從容剖白以釋此疑至于兒子足下之弟子也奴輩弟子之僮僕也或有冒犯尤可面加訓責卽雅量含容亦可告之于僕使悉獲罪之由乃遣奴問訊者三次力疾親詣者兩次皆不能望見顏色卽盼一紙書而金玉爾音亦不可得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丈夫胸次磊落何事不可明言而顧迷離恟怳其境令人有覲面河山之歎耶僕雖無似然與海內士大夫論交五十年於茲矣母論

其人之爲通爲介或久或暫頗多水乳之合不意垂暮餘齡反見外於及門之高足也僕於足下忝有一日之長足下視僕固厚僕待足下亦必以誠凡疾痛寒暖時時在念有事未嘗不以相質兒子學旣荒落性復浮淺固不足以辱門牆然執經者亦將一載倘能了此殘冬明春借計北行設饑而別宅日兒子入都尙可諸叨誨益豈非全美乎足下高才能文迴出流輩又少小孤貧備嘗艱苦僕所心折是以屬舍弟任之有今歲之訂僕旣衰且病此番歸後豈復再出足下方當發軔之始京師夙稱人海自此迴翔仕路締結友生正未有艾若率是而往於處世之道恐多扞格足下雖忘情于僕僕則深爲足下惜也本欲令兒子再叩函丈緣日內令往同州

用敢作書以抵左右若惠然肯來互罄種種則固幸甚否則
報我數行以當面談亦無不可若仍置之不答則是終不能
邀亮鑒也亦惟足下裁之言止於此諸希自愛不盡拳拳

啟

爲郡人上知府請修學宮啟

竊惟東膠西序建首善於京師家塾黨庠占同文於下邑欲
訓宏風於世聿崇先聖之居三代攸同兩都勿替鮑德下車
觀禮不期而會李忠造士明經未絕於鄉思黌舍之克新惟
典章之求舊蘭陵爲文人之藪槐宮尤絃誦之基儲八邑之
英才浴

四朝之愷澤取青拾紫歲登甲乙之科握素懷鉛地作東南

源復進賢之坊重叨錫賚家尋孔教人範周情逮萬物之津
梁仰生民之師表

乾文奎藻丹青炳天地之華壁水環林冠帶挾風雲之氣矣
邀同人小飲啟

人憐久病花悵將離千金在囊方聞陸生之歸

劉自于新自粵東回

行赴官又見安石之出

莊葆琛將謁

將迎之際能無慨乎頃者

餘戒醪園有新筍爰謀小集以宣積懷佛當浴後敬諷十日

爲期仙附飲中適成八人之數

度秋初集小啟

悲哉爲氣非濁醪何以解憂邈焉寡歡惟素心或能破寂茲
近團圓之節宜申契濶之契卜晝卜夜卽主卽賓肴不求豐

爵當無算仿真率之遺意答沈寥之高天抒其胸臆請毋效
吉人之寡辭雜以嘯歌庶幾存秋士之故態

謝同年曾都轉啟

往過維揚備叨雅眷聞歌官閣則小部知名載酒休園則大
雅倡句談讌罔間殷拳有加又復閱其窮塗資以厚貺元叔
之橐忽有錢充江州之衫頓忘淚濕潤真河廣誼薄雲高援
手之力偶施銘肌之感永切矣新歲福始慶無不宜伏惟興
居益增菲祿暉延蔭圃露湛

楓宸其爲慰怍非可宣罄某奉辭以來鹿鹿鮮暇冬仲方達
歷下臆初迺抵青州抗塵奔走東帶趨迎貧旣入於膏盲老
轉疲其筋骨正如醜女遠嫁拙伶乍演隨人學步對衆嫌身

每一沈思不禁短氣至於此間益無足述解舍傾圮疑遊古
寺風俗惟魯絕少聞人眷口久阻都門行李暫安客店歲聿
云暮情何以堪古餘尙駐邗江否鏤夫已還吳郡否穀人何
地主講淵如何日補官二三知交往來方寸山川綿邈我勞
實深蒙索拙詩未遑選錄當於明春續寄清覽先陳謝悃竝
賀春禧昏眊之目不能莊書疎畧之節想邀優鑒

和博爾濟吉特中丞飛蝗詩啟

本月十三日接奉鈞函竝蒙發到飛蝗詩四幅捧讀之下仰
見執事慎重民瘼策勵官方之至意竊惟齊魯夙號名區海
岱長瀨

聖澤自公綏輯爲衆依歸但覺春溫秋肅之宜豈有陰伏陽

愆之患前聞疆畔偶過蝗螟幸賴憐憫無妨黍稷執事仰承
帝簡俯軫田功視民如傷去惡務盡下十郡二州之檄嚴三
令五申之恩俾速搜除務消萌孽然猶德不自滿善與人同
著爲詩歌廣垂訓誡當雲章之遙賁正澍雨之普沾如陳無
逸其知小人之依早識有神儼誦大田之什試問庶司百職
孰能自以爲功從茲東作西成惟期克敏厥事某躬邀鴻庇
忝權禮義之邦念切黎元竊冀驩虞之補不揣穉昧謬效賡
酬敢獻里言上塵清覽籟原殊響贊鈞韶者豈或藉黽蛙蟲
不爲災在郊極者將惟餘麟鳳矣除將頒到詩幅轉發外合
修蕪啟肅展謝忱

子 張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

姪學彭